

#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吴趼人 卷下

上海文艺出版社

011

# 011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袁 进 编 | 吴趼人 卷下

上海  
文艺  
出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11, 吴趼人卷. 下/徐俊西主编; 袁进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321-3541-7

I. ①海… II. ①徐…②袁…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0770 号

总 统 筹: 郝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丁元昌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11

吴趼人 卷下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袁 进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5 字数 308,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541-7/I·2699 定价: 82.00 元 (共二卷)

## 目 录

###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 361

### 第五十六回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 368

###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 375

###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 …… 382

### 第五十九回

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 … 388

### 第六十回

谈官况令尹弃官 乱著书遗名被骂 …… 395

###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闹舞弊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 …… 402

###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  
团体 …… 409

### 第六十三回

设骗局财神遭小劫 谋复任臧获托空谈 ..... 416

###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  
成空 ..... 423

###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 ... 430

### 第六十六回

妙转圜行贿买蜚言 猜哑谜当筵宣谑语 ..... 437

### 第六十七回

论鬼蜮挑灯谈宦海 冒风涛航海走天津 ..... 444

###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戏提大王尾 恣畧威打破小子头 ..... 451

### 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沽 ..... 458

###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 ..... 465

###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妇难 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 473

### 第七十二回

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入京师 ..... 480

### 第七十三回

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 487

### 第七十四回

符弥轩逆伦几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 494

### 第七十五回

巧遮饰贻见运机心 先预防嫖界开新面 ..... 502

##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 …………… 509

## 第七十七回

泼婆娘赔礼入娼家 阔老官叫局用文案 …………… 517

##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 …………… 524

##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 …………… 531

## 第八十回

贩鸦头学政蒙羞 遇马扁富翁中计 …………… 538

##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 …………… 545

## 第八十二回

素伦常名分费商量 报涓埃夫妻勤伺候 …………… 551

## 第八十三回

误联婚家庭闹意见 施诡计幕客逞机谋 …………… 558

##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丫鬟充小姐 弄巧成拙牯岭属他人 …… 565

## 第八十五回

恋花丛公子扶丧 定药方医生论病 …………… 572

##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瞒天撒大谎 洞世故透底论人情 …………… 579

## 第八十七回

遇恶姑淑媛受苦 设密计观察谋差 …………… 586

## 第八十八回

劝堕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妁得甜头 …………… 594

## 第八十九回

|                         |     |
|-------------------------|-----|
| 舌剑唇枪难回节烈 忿深怒绝顿改坚贞 ..... | 602 |
| <b>第九十回</b>             |     |
|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结功深葭莩复合 ..... | 610 |
| <b>第九十一回</b>            |     |
| 老夫人舌端调反目 赵师母手版误呈词 ..... | 617 |
| <b>第九十二回</b>            |     |
| 谋保全拟参僚属 巧运动赶出冤家 .....   | 625 |
| <b>第九十三回</b>            |     |
| 调度才高抚台运泥土 被参冤抑观察走津门 ... | 632 |
| <b>第九十四回</b>            |     |
| 图恢复冒当河工差 巧逢迎垄断银元局 ..... | 640 |
| <b>第九十五回</b>            |     |
| 苟观察就医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 | 648 |
| <b>第九十六回</b>            |     |
| 教供辞巧存体面 写借据别出心裁 .....   | 655 |
| <b>第九十七回</b>            |     |
| 孝堂上伺候竟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 ..... | 663 |
| <b>第九十八回</b>            |     |
| 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 ..... | 671 |
| <b>第九十九回</b>            |     |
| 老叔祖娓娓讲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仆从 ..... | 678 |
| <b>第一百回</b>             |     |
| 巧机缘一旦得功名 乱巴结几番成笑话 ..... | 686 |
| <b>第一百一回</b>            |     |
| 王医生淋漓谈父子 梁顶羹恩爱割夫妻 ..... | 694 |
| <b>第一百二回</b>            |     |
| 温月江义让夫人 裘致禄孽遗妇子 .....   | 702 |

第一百三回

亲尝汤药媚倒老爷 婢学夫人难为媳妇 ..... 710

第一百四回

良夫人毒打亲家母 承舅爷巧赚朱博如 ..... 718

第一百五回

巧心计暗地运机谋 真脓包当场写伏辩 ..... 726

第一百六回

符弥轩调虎离山 金秀英迁莺出谷 ..... 735

第一百七回

觑天良不关疏戚 蓦地里忽遇强梁 ..... 743

第一百八回

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 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 ... 751

编后记 ..... 760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 763

## 第五十五回

###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德泉说完了这一套故事，我问道：“协饷银子未必是现银，是打汇票的，他如何骗得去？这也奇了！”德泉道：“这一笔听说是甘肃协饷。甘肃与各省通汇兑的很少，都是汇到了山西或陕西转汇的，他就在转汇的地方做些手脚，出点机谋，自然到手了。”子安从旁道：“我在一部什么书上看见一条，说嘉、道年间，还有一个冒充了成亲王到南京，从将军、总督以下的钱，都骗到了的呢。”德泉道：“这是从前没有电报，才被他们瞒过了；若是此刻，只消打个电去一问，马上就要穿了。”说话时，只见电报局的信差，送来一封电报。我笑道：“说着电报，电报就到了。”德泉填了收条，打发去了。繙出来一看，却是继之给我的，说苏、杭两处，可托德泉代去；叫我速回扬州一次，再到广东云云。德泉道：“广东这个地方，只有你可以去得；要是我们去了，那是同到了外国一般了。”子安道：“近来在上海久了，这里广东人多，也常有交易，倒有点听得懂了；初和广东人交谈，那才不得了呢。”德泉道：“可笑我有一回，到棋盘街一家药房里去买一瓶安眠药水，跑了进去，那柜上全是广东人，说的话都是所答非所问的，我一句也听不懂。我要买大瓶的，他给了我个小瓶；我要掉，他又不懂，必要做手势比给他看，才懂了，换了大瓶的。我正在付价给他，忽然内进里跑出一个广东人来，右手把那瓶药水拿起来，提得高与额齐，拿左手指着瓶，眼睛看着我道：

‘这瓶药水，顶刮刮罗！顶刮刮罗！有仿单在此，你拿回去看，便知明白了。’”听得我和子安都狂笑起来。德泉道：“我当时听了他这几句话，也忍不住要笑。他对我说完之后，还对他那伙计叽咕了几句，虽然听他不懂，看他那神色，好像说他那伙计不懂官话的意思。我付过了价，拿了药水要走，他忽然又叫住我道：‘俄基，俄基！’你猜他说什么？便是我当时也臊住了。他拿起我付给他的洋钱，在柜上掼了两掼，是一块哑板。这才懂了，他要和我说上海话，说这一块洋钱是哑子，又说得不正，便说成一个‘俄基’了。”

当下说笑了一会，我不知继之叫我到广东有甚要事，便即夜乘了轮船动身。偏偏第二天到镇江，已经晚上八点钟，看着不能过江，我也懒得到街上去了，就在趸船上住了一夜。次日一早过江，赶得到城里，已是十二点多钟。见了继之，谈起到广东的事，原来也是经营商业的事情。我不觉笑道：“我本来是个读书的，虽说是我生来的无意科名，然而困在家里没事，总不免要走这条路。无端的跑了出来，遇见大哥，就变了个幕友，这几年更是变了商家了。”继之笑道：“岂但是商家还是个江湖客人呢。你这回到广东去，怕要四五个月才得回来，你不如先回南京一转，叙叙家常再去。”我道：“这倒不必，写个信回去，告诉一声便了。”当下继之检出一本账目给我。是夜盘桓了一夜。明日，我便收拾行李，别过众人，仍旧流过江去，乘了下水船，仍到上海，又添置了点应用东西，等有了走广东的海船，便要动身。看了新闻纸，知道广利后天开行，便打发人到招商沪局去，写了一张官舱船票。到了那天，搬了行李上船。这个船的官舱，是在舱面的，倒也爽快。当天半夜里开船，及至天亮起来，已经出了吴淞口，走的老远的了。喜得风平浪静，没事便在舱面散步。

到了中午时候，只兄一个人，摆着一张小小圆桌，在舱面吃酒，和我招呼起来，请问了姓氏，知道他姓李，便是本船买办。于是大家叙谈起来。我偶然问起这上海到广东，坐大餐房收多少水脚。买办道：“一主一仆，单是一去，收五十元，写来回票，收九十元。

这还是本局的船；若是外国行家的船，还是情愿空着，不准中国人坐呢。”我道：“这是什么意思？”买办道：“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取的。有一回，一个什么军门大人，带着家眷，坐了大餐房。那回是夏天，那位军门，光着脊梁，光着脚，坐在客座里，还要给支着腿，在那里拘脚丫，外国人看着，已经厌烦的了不得了。大餐间里本来备着水厕，厕门上有钥匙，男女可用的，他那位太太偏要用自己的马桶；用了，舀了，洗了，就拿回他自己房里，倒也罢了，偏又嫌他湿，搁在客座里晾着。洗了裹脚布，又晾到客座椅靠背上。外国人见了，可大不答应了，把他们撵了出来。船到了上海，船主便到行里见了大班，回了这件事。从此外国人家的船，便不准中国人坐大餐房了。你说这不是中国人自取的么！”我道：“这个本来太不像样了。然而我们中国人不见得个个如此。”买办道：“这个合了我们广东人一句话，‘一个小鸡不好，带坏一笼’了。”

正说话时，又有一个广东人来招呼，自己说是姓何，号理之，是广东名利客栈招呼客人的伙伴，终年跟着轮船往来，以便招接客人的。便邀我到广东住到名利栈去。我答应了，托他招呼行李。这船走了三天，到了香港，停泊了一夜；香港此时没有码头，船在海当中下锚。到了晚上，望见香港万家灯火，一层高似一层，竟成了个灯山，倒也是一个奇景。次日早晨启轮，到了广东，用驳船驳到岸上。原来名利栈就开在珠江边上，后门正对珠江，就在后门登岸。

安息了一天，便出去勾当我的正事，一面写信寄给继之。谁知我到了这里，头一次到街上去走走，就遇见了一件新闻。我走到一条街，这条街叫做沙基。基上有一所极大的房子，房子外面，挂着药房的招牌，门口围了不少的人，像是看热闹的光景。我正走过去看看，原来那药房在那里拍卖，所卖的全是药水。我暗想这件事好奇怪，既然药房倒了，只有另人盘受，那里好拍卖得来；便是那个买的，他不是开药房，一单一单的药水买去，做什么呢？正在想着，只见他又指着两箱蓝玻璃瓶的来叫拍卖。我吃了一惊，暗想外国药房的规矩，蓝瓶是盛毒药的，有几种还是轻易不肯卖，必要外国

医生开到药方上才肯卖的，怎么也胡乱拍卖起来呢？此时我身上还有正事，不便多耽搁，只看了一看便走了。

下午时候，回到名利栈。晚上没事，广利船还没有开行，何理之便到我房里来谈天。他嘴里有的没的乱说，一阵说什么把韭菜带到新加坡，要卖一块洋钱一片菜叶；新鲜荔枝带到法兰西，要卖五个佛郎一个；又是什么播喊表，在法兰西只卖半个法郎一个。他只管乱说，我只管乱听，也不同他辩论。后来我说起药房拍卖一节，很以为奇。理之拍手道：“拍卖了么？可惜我不知道，不然，我倒要去和他记一记账，看他还捞得回几个。”我道：“这药房倒帐的情形，想是你知道了？”理之道：“倒帐的有什么稀奇！这是一个富而不仁的人，遭了个大骗子。这位大富翁姓荀，名叫鸞楼，本来是由赌博起家；后来又运动了官场，包收什么捐，尽情剥削。我们广东人都恨得他了不得。”我道：“他不是广东人么？”理之道：“他是直隶沧州人，不过在广东日子长久，学会说广东话罢了。他剥削的钱，也不知多少了。忽然一天，他走沙基经过，看见一个外国人，在那里指挥工匠装修房子，装修得很是富丽，不知要开什么洋行；托了旁人去打听，才知道是开药房的。那外国人并不是外国人，不过扮了西装罢了，还是中国的辽东人呢。这荀鸞楼听说他是辽东原籍，总算同是北边人，可以算得同乡，便又托人介绍去拜访他。见面之后，才知道他姓祖，《貳臣传》上祖大寿之后，单名一个武字，从四五岁的时候，他老子便带了他到外国去，到了七八岁时，便到外国学堂里去读书，另外取了个外国字的名字，叫做 Cove；后来回到中国，又把他译成中国北边口音，叫做劳佛，就把这劳佛两个字做了号。他外国书读得差不多了，便到医学堂里去学西医。在外国时，所有往来的中国人都是广东人，所以他倒说了一口广东话，把他自己的辽东话，倒反忘记个干净了。等在医学堂毕业出来，不知在那里混了两年，跑到这里来，要开个药房。恰好这荀鸞楼是最信用西药的，两人见面之下，便谈起这件事。荀鸞楼问他药房生意有多少利息。劳佛道：‘利息是说不定的，有九分利的，也有一二

分利的，然而总是利息厚的居多，通扯起来，可以算个七分利钱。’

荀莺楼道：‘照这样说，做一万两银子生意，可以赚到七千了。不知要多少本钱？’劳佛道：‘本钱那里有一定的？外国的大药房，几十万本钱的不足为奇。’荀莺楼道：‘不知你开这个打算多少？’劳佛道：‘我只备了五万资本。’荀莺楼道：‘比方有人肯附点本钱，可能附得进去？’劳佛道：‘这有什么不可的。’荀莺楼道：‘那么我打算附十万银子如何？’劳佛满口答应，便道：‘如此我便扩张起来。’

他两个因此成了知己。不多几天，荀莺楼划了十万银子来，又派了一个账房来。劳佛便取出一扣三千银子往来的庄折，叫他收存，要支什么零用，只管去取。从此铺里一切杂用，劳佛便不过问，天天只忙着订货催货，铺里慢慢的用上十多个伙计。劳佛逐一细问，却没有一个懂得外国话，认得外国字的。荀莺楼闻得，便又荐了一个懂洋文的来；劳佛考他一考，说是他的工夫不够用，不要。又道：‘不过起头个把月忙点，关着洋文的事，我一个人来就是了。’

荀莺楼见他习勤耐劳，倒反十分敬重他起来。过得个把月，劳佛对荀莺楼道：‘我的五万资本，因为扩充生意起见，已经一齐拿去订了货了。尊款十万，我托个朋友拿到汇丰存了。我本要存逐日往来的，谁知他拿去给我存了六个月期，真是误事！昨日头批订货到了，要三万银子起货，只得请你暂时挪一挪，好早点起了出来，早点开张。’荀莺楼满口答应，登时划了过来。到了明天，果然有人送来无数箱子，方的、长的，大小不等。劳佛督率各小伙计開箱子，开了出来，都是各种的药水，一瓶一瓶的都上了架，登时满坑满谷起来；后来陆续再送来的，竟来不及开了，开了也没有架子放了，只得都堆到后头栈房里去，足足堆了一屋子。荀莺楼也来看热闹，又一一问讯，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劳佛也一一告诉了。‘正在忙乱之际，忽然一个电局信差送来一封洋文电报，劳佛看了失惊道：‘怎么就死了！唉！这便怎么处！’荀莺楼忙问死了什么人。劳佛把电报递给他，他看了，是一字不认得的。劳佛便告诉地道：‘香港大药房里一个总理配药的医生，他是我的好朋友，将来我这里有多少

事，还靠他帮忙呢，谁知他今天死了。他的遗嘱，他死后，叫我去暂时代理他的职业。在交情上，又不得不去；这一去，最少也要三个月，那外国派来的人才得到，这里又有事，怎样呢？’苟莺楼也愣住了。劳佛想了一想道：‘这样罢，我到香港去找一个配药的人，到这里代了我罢。’账房道：‘这里没有人懂话，怎样办呢？’劳佛道：‘这个不要紧，我找一个懂中国话的来。十分找不着，我叫他带一个细崽来；你们要和他说话，只对细崽说就是。好在只有三个月，我就来的。’苟莺楼问他香港那大药房是什么招牌，劳佛叽叽咕咕说了个外国名字道：‘中国名字叫什么，我也记不大清楚了，等到了那里，写信来通知，以便通信罢。我今天要坐晚轮船去了。’说罢，取出许多外国字纸来，交代给账房，一一指点：这一叠是燕威士，这个货差不多就要到的了；这一叠是订单，这里面那几张是电定的，那几张是信定的；洋行里尚有燕威士送来，便好好收下，打还他回单图书。又拿出一扣折子来，十分慎重的交代道：‘这就是我那误事朋友，代存汇丰的十万银子的存折，是哪一天存的，扣到哪一天，便到了六个月期，你便去换上一个逐日往来的折子，以便随时应用。’苟莺楼拿起折子一看道：‘怎么我存汇丰的存折不是这个样子？’劳佛道：‘汇丰存折本来有两种：一种用给中国人的，一种用给外国人的。我这个是托一个外国朋友去存的，所以和用给中国人的两样了。’劳佛交代清楚，也不带什么行李，只提了一个大皮包，便匆匆上晚轮船到香港去了。这里一等五六天，杳无音信，看见货物堆满了一铺子，不便久搁，只得先行开张。谁知开张之后，凡来买药水的，无有一个不来退换；退换去了，又回来要退还银子。原来那瓶子里，全是一瓶一瓶的清水；除了两箱林文烟花露水，和两箱洋胰子是真的，其余没有一瓶不是清水。账房大惊，连忙通知苟莺楼，叫他带了懂洋文的人来，查看各种订单燕威士，谁知都是假造出来的。忙看那十万银子存折时，那里是什么汇丰存折，是一个外国人用的日记簿子。这才知道遇了骗子，忙乱起来，派人到香港寻他，他已经不知跑到那里去了。再查那栈房里的货

箱,连瓶也没有在里面,一箱箱的全是砖头瓦石,所以要拍卖了这些瓶,好退还人家房子啊。”我道:“这个什么劳佛,难道知道姓荀的要来兜搭他,故意设这圈套的么?”理之道:“这倒不见得。他是学医生出身,要是有意开个药房,自己顺便挂个招牌行道,也是极平常的事;等到无端碰了这么个冤大头,一口便肯拿出十万,他便乐得如此设施了。像这样剥削来的钱,叫他这种失去,还不知多少人拍手称快呢。”正是:

悖入自应还悖出,且留快语快人心。

未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记。

## 第五十六回

###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何理之正和我谈得高兴，忽然一个茶房走来说道：“何先生，去天字码头看杀人不去？账房李先生已经去了。”何理之道：“杀人有什么好看，我不去。但不知杀什么人？”茶房道：“就是杀哪个什么屈打成招的夏作人。”何理之道：“我不看。”那茶房便去了。我问道：“什么屈打成招的？岂不是一个冤枉案子么？”理之道：“论情，论理，这个夏作人是可杀的。然而这个案子可是冤枉得狠，不过犯了和奸的案子，怎么杀得他呢。”我不觉纳闷道：“依律，强奸也不过是个绞罪，我记得好像还是绞监候呢，怎么就罗织成一个斩罪？岂不是一件怪事！”理之道：“这是奸妇的本夫做的圈套。说起来又是一篇长话：这夏作人是新安县人氏，捐有一个都司职衔。平日包揽词讼，无恶不作，横行乡里，欺压良懦，那不必说了；更欢喜渔猎女色。因此他乡里的人，没有一个不恨他如切骨的了。我们广东地方，各乡都设一个公局，公举几个绅士在局里，遇了乡人有什么争执等事，都由公局绅士议断。这夏作人又是坐了公局绅士的第一把交椅。你想谁还敢惹他！他看上了本乡一个婆娘，这婆娘的丈夫姓李，单名一个壮字，是在新加坡经商的，每年二三月回来一次，历年都是如此的。夏作人设法和那婆娘上了手之后，只有李壮回家那几天是避开的，李壮一走，他就来了，犹如是他的家一般。左右邻里，无有一个不知道的；就是李壮回来，也略有所

闻,不过拿不着凭据。有一回,李壮有个本家,也到新加坡去,见了李壮,说起这件事,说的千真万确,并且说夏作人竟是住在他家里。李壮听了,忿火中烧,便想了一个计策,买了一对快刀,两把是一式无异的,便附了船回家。这李壮本来是一个窃贼出身,飞檐走壁的工夫是狠熟的。从前因为犯了案,官府要捉他,才逃走到新加坡,改业经商,居然多了几个钱;后来事情搁冷了,方才回家乡来娶亲的。他此番回到家乡,先不到家,在外面挨到天黑,方才掩了回去;又不进门,先纵身上屋,在天窗上望下一看,果然看见夏作人在那里和那婆娘对面说话,犹如夫妻一般。他此时若跳了下去,一刀一个,只怕也杀了。他一来怕夏作人力大,杀他不动,二来就是杀了,也要到官报杀奸,受了讼累,还要把一顶戴过的绿帽子晾出来。所以他未曾回来之先,已预定下计策。此时看得亲切,且不下去,跳至墙外。走到夏作人家里,踰墙而入,掩到他书房里,把所买的一对刀,取一把放在炕床底下,方才出来。一径回家去打门。里面问是哪个,李壮答应一声。那婆娘认得声音,未免慌了,先把奸夫安顿,藏在床背后,方才出来开门。李壮不动声色的道:‘今天船到得晚了,弄到这个时候才到家,晚饭也不曾吃。’他婆娘听了,便去弄饭。一面又问他为什么这一回不先给一个信,便突然回来。李壮道:‘这回是香港一家素有往来的字号,打电报叫我到香港去的,所以不及给信。’婆娘到厨下去了,很不放心,恐防李壮到房里去,看见了奸夫。喜得李壮并不进去,此时七月天气,他只在院子里摇着蒲扇取凉。一会儿饭好了,婆娘摆开了几样家常小菜,端了一壶家藏旧酒,又摆了两分杯箸。李壮道:‘怎么只摆两分?再添一分来。’婆娘道:‘我们只有两个人,为甚要三分?’李壮笑道:‘你何必瞒我!现放着一个夏老爷在房里,难道我们两个好偏了他么?’这一句话,把婆娘吓得面如土色,做声不得。李壮又道:‘这个怕什么!有什么要紧?我并不在这个上头讨论的。快请夏老爷出来,虽然家常便饭,也没有背客自吃之理啊。’那夏作人躲在里面,本来也有三分害怕,仗着自己气力大,预备打倒了李壮,还可以